

李慈銘原著
由雲龍輯錄

越縵堂讀書記
三

黃葆戉題

越縵堂讀書記

子類

平津館尸子集本 尸子名佼與衛鞅爲友其書之得失源流孫氏序之極詳此本共二卷上卷自勸學至君治分十六篇下卷散綴諸書所引文句孫氏言初因章孝廉宗源輯成之帙補訂爲二篇後數年莊進士述祖以惠氏棟輯本見貽許民部宗彥當作兵部又寄錄羣書治要中所載勸學等十三篇因屬洪明經頤煊重編云云則其審慎可知吾鄉汪蘇譚吏部亦有校本刻入蕭山陳氏湖海樓叢書中惜未得取以對勘也 今略摘其要辭僻義以資采摭 身者覆也舍而不治則知行腐蠹 顏豕聚盜也顛孫師颯也 昆吾之金銖父之鐵 孔子曰自娛于麋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 范獻子遊于河大夫皆存君顧問曰孰知欒氏之子大夫莫答舟人清涓舍櫂而答曰君若不修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則舟中之人皆欒氏之子也君曰善哉言明日朝令賜舟人清涓田萬畝 猶相馬而借伯樂也相玉而借

猗頓也 燭于玉燭飲于醴泉暢于永風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寒四時和正光照此之

謂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春爲發生夏爲長成秋爲方盛冬爲安靜

四氣和爲通正此之謂永風

孫氏曰此校爾雅多數句于義爲長蓋玉燭言四時日光永風言四時醴泉言甘雨也

匹夫愛其宅不愛其鄰諸侯愛其國不愛

其敵 舜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舜不歌禽獸而歌民湯曰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

朕身受之湯不私其身而私萬方文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親文王不私其親而私萬國

案此解周親爲別義

松柏

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 君者孟也民者水也孟方則水方孟圓則水圓 勾踐好勇而民輕死靈王

好細腰而民多飢 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

世矣而已皆身于私也 天帝后皇辟公弘廓宏溥介純夏樞冢啞販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孫

氏曰此引爾正可證叔孫通梁文增補之詰慈案孫氏語未明晰尸子在戰國初此文明引雅話正可證

爾正之爲周公作何反云可證叔孫通增補耶） 宋所謂雉兔鮒魚者也 八極之內有君長之東西

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故曰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 神農理天下欲雨則雨五日

爲行雨旬日爲穀雨五日爲時雨 瑤臺九崇而堯白屋黻衣九種而堯大布 舜漁雷澤也旱則爲耕

者鑿濟儉則爲獵者表虎

孫氏曰儉當作險古通用

禹手不爪脛不毛生偏枯之疾步不相過人曰禹步

武王已戰

之後三革不累五刃不砥

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欲觀黃帝之行于合

宮觀堯舜之行于總章

日在井中不能燭遠目在足下不可以視近澤行乘舟山行乘橈泥行乘蹇

傅巖在北海之洲

天神曰靈地神曰祇人神曰鬼春爲忠夏爲樂秋爲禮冬爲信行塗以楯行

險以撮行沙以軌

虎豹之駒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毳羽翼未全而有四海之心楚狂接輿

耕于方城

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五尺大犬爲獬犴七尺大羊爲羝五尺大豕

爲羝五尺

舜葬南巴之中衣衾三領款木之棺葛以緘之夫貧窮大行之擾也疏賤義之雕虎也而

吾日遇之

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爲珠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玉淵之中驪龍蟠焉領下有

珠君子漸于飢寒而志不僻鈔于五兵而辭不懾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程中國謂之豹越人謂之獯

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鹿馳走無顧六馬不能望其塵所以及者願也卑牆來盜樹葱

菲者擇之則蕃仁義亦不可不擇也見驥一毛不知其狀見畫一色不知其美堯瘦舜黑卯生曰

琢胎生曰乳使星司夜使月司時文軒六駃題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馬有騏驎徑駿

孫氏曰此可證孔融文集

言郊天麟皮鼓之非塵鳳之塵

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假爲天子七年 未有不因學而鑑道不假學而先身者也商容觀

舞墨子吹笙孝子事親一夕五起 高室多陽大室多陰故皆不居 鮑叔爲桓公祝曰使臣無忘在宮

時管子無忘在魯時甯戚無忘車下時 戰如鬥雞勝者先鳴 雁銜蘆而捍網牛結陣以卻虎 皋陶

擇羝之裘以御之 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旦之與昏也 湯復于湯丘文王

幽于羑里武王羈于王門紂殺于鄗宮 養由基射蜻蜓拂左翼 龍門魚之難也太行牛之難也 春

華秋英其名曰桂 赤縣神洲者實爲崑崙之墟玉紅之草生焉 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

造車者奚仲也造曆數者羲和子也造冶者蚩尤也倕爲規矩準繩昆吾作陶 黃帝斬蚩尤于中冀

夷逸者夷詭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甯服輒以耕于野不思被繡入廟而爲犧 仲尼志意不立

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

夫六子自勵也 按尸子所言大氏明王道尙仁義甚尊孔子稱及其門人尸子生戰國初獨能私淑洙

泗服膺聖教蓋孔子之徒也其書二十篇惜多散亡今覽其存者惟論孔子貴公園學弇私及言周公反

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不爲兆人所論稍鑿于道然聖人以下著書立教不能無失此

廓廓小疵耳雲按尸子所論正合今日長貴之旨不得以盤道少之且謂孔子貴公其豚荀子之罪子思孟子蓋皆出一時之激言而非于聖賢之道固有所菲薄不屑者特所發無制不能語語折衷于至當故不得爲大儒而退儕于諸子百家之列耳惜哉

老子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餘修之于鄉其德乃長修之于國其德乃豐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按國字本當作邦漢人避諱乃改此處上下文皆用韵古音東江同部故邦與豐叶

韓非子內儲說上下外儲說左上左下右上右下五蠹共七篇讀韓非子十過孤憤說難說林上說林下共五篇是吳山尊學士影刻宋乾道本後附顧千里氏識誤宋刻之足重者以鈔誤字此本奪繆不一而學士一仍之顧氏多有是正乃不以分屬每篇之後而別爲一書使其書或失則何所取正又何貴乎宋本而汲汲摹之也乾嘉以後儒者好傳古本每失之愚此類是矣韓非子中徵引古事多有一曰云云此是後人增記之語而儲說內外篇皆先列數義爲綱而後舉其事以爲之證疑原本每條下卽分系其事後人傳寫如朱子所定大學經傳例遂易其次遂妄題曰右經右傳而於每條傳上標一二三四五六字以識別之由儲說先最舉六七術徵之凡而外儲說無之蓋亦是傳寫脫去此當在唐以前其遂并則似

宋人所爲耳儲說之體以一義聯綴數事後人連珠之作實仿於此

春秋繁露 抱經堂本凡十七卷八十二篇最爲足本近儒趙敬夫錢漑堂盧召弓等校之者十三家然尙有譌錯不可讀者玉杯竹林玉英三篇名皆與其文不類俞序篇名尤不可解自由後人掇拾分裂所致又全闕者三篇并其名亦失之董子之學由公羊春秋根極理要旁通五行可以見之施用此書所載如求雨止雨兩篇蓋三代相傳古法非同術數後儒昧於陰陽遂輕議之豈知聖人之言天道多以事之近者求之如周禮月令所稱皆有至義固不可爲少見多怪者道也其說春秋尤獨得精意何氏公羊之詰多出于此歐陽永叔譏其王者大一元之說惑于改朔黃東發譏其以王正月之王爲文王及宋襄公由其道而敗之語于理不馴此皆公羊家語非董子所創至程文簡譏其辭意淺薄則猖狂之言更不足論矣

莊子至樂篇俄而柳生其左肘湯大奎炙硯談謂柳瘍也非楊柳之柳以王維詩垂楊生左肘元稹詩肘上柳枝生爲誤案柳者瘤之借字列女傳齊宿瘤女閔王后也項有大瘤說文瘤腫也釋名瘤流也血流聚所生瘤腫也此俄而柳生其肘卽流聚生腫之意瘤柳音同古人字少故得通假猶禿鬻之鬻

釋名作鬻

俗作

右亦借揭字爲之也

見禮記明堂位鄭注

孫頤谷讀書脛錄謂他書無以柳爲瑒者南華本寓言謂垂楊生肘亦

無害非也

揚子法言專擬論語其中可以參攷者三事爲政篇書云孝乎惟孝此詠歎之詞古讀皆如是法言學行篇一闕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習非之勝是也况習是之勝非乎問神篇或曰淮南太史公其多知歟曷其雜也曰雜乎雜問明篇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辰乎辰曷來之遲去之速也淵騫篇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句法皆一例可以證集注讀孝乎爲句之誤憲問篇問管仲曰人也詩正義引鄭君此注以人爲同位人耦之辭猶中庸仁者人也鄭注人讀如相人耦之人法言淵騫篇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請人者正謂請可相人耦之人人也者正謂此可相人耦之人也李軌注請人者問蜀人答謂仲元則其人也其義未瞭憲問篇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傳朱注皆謂如誰如也近儒王伯申謂如猶乃也慈銘按廣雅如均也均猶孟子鈞是人也之鈞均其仁者卽下章民到于今受其賜之意也法言學行篇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富此謂先生之言仁義市井之言財利均其富也吾子篇或謂屈原智乎

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此謂原之行清白如玉之瑩故發于文辭能炳若丹青均其智也

李注言原雖有行能如此之美而不能樂天知命至于自沈不足一言其智也此由不解如字之義 淵騫篇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曰在寢 李注言淵騫之才今亦有其但寢伏不爲人所知也 或曰

淵騫曷不寢曰攀龍鱗增鳳翼巽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其寢此篇揚子意以淵騫自况謂淵騫

雖名稱至今然使乘時得位攀龍增鳳申巽命以明揚之則勃然興發而不可及乃僅以德行稱是亦均

之寢伏也故曰如其寢如其寢謂均其在寢也 後漢書光武記耿純說帝曰其許固望其攀龍鱗增鳳翼章懷太子注引注言如其寢云云是可知本解如是今多誤解爲增鱗尾之意致如其寢二句

不可 皆可以證如其仁之義舊解爲誰如既揚之太過非聖人語氣若如玉說則如之爲乃古無明訓王

氏所引詩常武大戴記少問二證常武之如震如怒本可仍如字爲解少問之君如財之此如猶而也亦

如之常訓四條皆非確證

呂氏春秋乾嘉以來諸儒悉心攷訂周秦古籍粲然具明一洗明刻之陋其最以校刊名者盧抱經顧澗
蒼兩家蓋非六朝以後人可及它若惠松崖江叔溘則堅守古文微失之拘孫淵如洪筠軒則愛搜僻書
微失之雜王石渠伯申父子則喜爲通論微失之專然亦百純而一疵戴東原之校經邵二雲錢竹汀之
校史段懋堂嚴鐵橋之校說文尤專門名家之學其餘如何義門余仲林沈沃田錢十蘭任芝田謝金圃

紀曉嵐丁小雅金璞園周書倉臧在東孫頤谷趙味辛黃蕘圃莊葆琛張古香秦敦夫汪蘇潭吳山尊李
尙之陸簡莊吳兔牀周松鶴李次白張月霄何夢華鮑以文錢警石諸家皆草精此事鉛槧畢生子嘗謂
古書至于明季滅裂幾盡爲厄運之極故漸興于國朝至乾嘉間而極盛乃未五十年遽此大亂版籍燬
者十九此學人之不幸而世之妄人乃謂乾嘉以來學術多歧以致此亂何其饜視古籍而無人心之甚
耶諸家刻叢書者以抱經堂經訓堂雅雨堂岱南閣四家爲最善經訓堂中以呂氏春秋及釋名兩種爲
最蓋釋名爲江叔澧校本此則盧抱經校本也自來類書實以此爲祖而淮南子繼之故所存古義獨夥
而此作于秦火以前殷周佚說賴以僅存尤可寶貴畢氏沅序謂此與淮南又同出高誘注足相參證而
淮南以莊知縣斫已取道藏足本刊于西安故不更及案淮南爲斫子遼吉所刻是正寥寥實遠不如此
書云

校正老子道德經第三十一章經注

毛輔嗣於此章獨注附舉絕句見景迂語云王弼知此章非老子之言畢氏沅非之校殿本者謂此章有注語滲入是也今隨文義分別之

夫佳兵者不祥

河上公王弼本此下說有之器二字傳亦本佳作美亦有之器字陳象古本無者字今從永樂大典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永樂大典此下有也字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傳亦本君子上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

永樂大典

美上無而字是樂殺人

永樂大典此下有也字

夫樂殺人者

永樂大典無夫字

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各本句上有則字今從永樂大典及傳奕本

殺人衆多

各本俱作殺人

之樂今從傳奕本

則以悲哀泣之

張之象本作哀悲

戰勝者則以喪禮處之

各本俱無者則二字今從傳奕本

王弼注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憺

各本或作恬澹或作恬然又作恬今從傳奕本

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

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

自以恬憺句至此句皆從傳奕本與各本異

故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偏將軍處左正將軍處右言居上勢

則以喪禮處之

各本皆作居左居右今從永樂大典及傳奕本本偏將軍上有是以二字各本皆無又各本皆作言以喪禮處之永樂大典無此句今從傳奕本

論衡問孔篇雖語多荒謬昔人比之小人之無忌憚然其問令尹子文章未知焉得仁謂知與仁本是兩

事可以證舊讀知爲智問汝與回也孰愈章吾與汝俱不如也可以證舊本不字上有俱字作一句讀問

子見南子章予所鄙者天厭之解爲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可證否本作鄙舊解爲鄙陋厭本讀如今

之壓舊解爲填壓說文猷飽也厭窄也壓壞也三字孳生而義別今用厭爲飲用壓爲厭而猷之本字壓

之本義皆莫之知翟氏灑四書攷異引此據下文有臥厭不悟語謂論衡讀厭爲壓非也壓是最俗之字

左傳叔孫穆子夢天厭已臥厭之厭本亦讀如壓天厭之者卽天厭己之謂蓋古有此語也仲任著書在

張侯論未出之前又嘗受業於班叔皮攷班氏父子多用魯論中語則仲任云云固魯論舊說也又露虛

論死紀妖當作三篇最有名理乃一書之警策紀妖篇論鬼神陰陽之情狀可作中庸義疏

魏劉邵此字从日不从力从力者勉也从日者高也劉字孔才故知當作日應仲遠之名亦當作邵今誤作劬人物志是書共十二篇雖各爲標目而實一意相承

其旨主於別材器使爲名家之學而推重術家之流如范蠡張良者奇謀通變能用能藏又以道之平淡元遠爲極致蓋申韓而參以黃老其中名言雋旨可味者多文筆亦峻厲廉悍在並時申鑒中論之間較爲簡古武進臧玉林嘗以此與文心雕龍及史通並稱謂三劉之書最堪玩味者是也惟向無善本所見叢書諸刻類多譌奪其中頗有僻澀之字而又輾轉烏焉幾不可解是刻有明人文寬夫跋謂其叙五行曰簡暢而明砭火之德也明砭字無義當作簡暢而明啓其不知妄改宋明人之陋而可笑往往如是

淮南子繆稱訓云福之萌也縣縣禍之生也分禍福之始萌微故民媪之王氏雜志曰分分當爲介介引易介於石憂悔吝者存乎介虞注並訓介爲織又齊策曰無織介之禍以介本作分分俗作兮形近而誤案王說非也分分卽紛紛之省此文以綿分微之與下圍危爲韻縣分微一聲之轉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胡廣曰紛亂也文選封禪文注張揖曰紛綸亂貌漢書作紛綸注引張說同紛之本誼說文爲馬尾韜蓋因馬尾

散亂故駕車則韜之引申遂爲紛亂之誼釋名紛放也防其放弛以拘之也紛放雙聲爲訓防其廢弛云

云卽本誼之引申左傳治絲而棼卽紛之借字書浪浪棼棼枚氏傳訓爲亂逸周書祭公解泯泯芬芬注云泯芬亂也漢書叙傳漚漚紛紛注云紛紛雜亂也三國志夏侯太初傳緬緬紛紛與此縣縣分分皆同音通借詩縣縣瓜瓞毛傳縣縣不絕貌東方朔非有先生論縣縣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說文縣聯微也說苑縣縣不絕詩縣縣箋縣縣然若將無長大時正義縣縣微細之辭蓋此皆以絲爲譬縣縣者謂如絲之微連而不絕也縣與緬誼相近說文緬微絲也故魏志作緬緬也紛紛者謂如絲之細雜而不理也物之微甚者必易亂故紛从分言當于不可分者分之此形聲兼會意也蓋四字連用則皆言雜亂之貌分言則縣縣爲微而連紛紛爲微而亂今俗語猶然故云禍福之始萌微文子微明篇作禍之生也紛紛是正字此作分分是借字王氏改作介介既失文韻且古書亦未見有用介介者殊臆造不辭

顏氏家訓許思妣一條失註出世說政事篇許柳兒思妣名永反支一條失引漢書游俠陳遵傳注是張竦事木旁作鬼爲魁一條失引郭忠恕佩觿序此書趙敬夫注爲一生精力所萃慮弓父爲之補其後有重校正補注者七事又補遺者七事又錢曉微補正者十四事而以予之淺學健忘覺其中漏略者尙多甚矣此事之難也

戴子高新刻管子校正二卷其書本陳碩甫所校爲據稱引宋本元刻本朱東光本羣書治要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及王氏念孫孫氏星衍顧氏廣圻丁氏士涵俞氏正燮宋氏翔鳳王氏引之洪氏頤煊臧氏庸近人張君文虎俞君樾日本人安井衡纂詁之說間附己意主于文從字順不失校書家法

鬻子載禹治天下得七大夫曰皋陶杜子業既子施子黯季子甯然子湛輕子玉自皋陶以外皆無可攷呂氏春秋求人篇云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荀子成相篇云禹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爲輔王

厚齋紀聞謂陶卽皋陶也化益卽伯益也真與直相類真窺卽直成也橫革卽橫革也之交未詳盧氏文詔謂窺或是窺字與成音近王氏念孫以盧說爲確景差大招直羸在位近禹麾只姚氏範引荀子呂覽又引戰國策禹有五丞見齊策類屬語謂直羸卽五丞之二蓋以直爲直成羸爲羸指伯益也惟之交二字無釋

今案之交蓋之父之誤也莊子讓王堯讓天下於子州支父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釋文云支父卽支伯皇甫謐高士傳亦云堯以天下讓子州支父舜又讓之是子州支父與禹同時也新序作州支父省文則爲支父矣呂氏春秋尊師篇云禹師大成贊新序雜事引作禹學大成執大成卽直成大猶直也易曰直方大贊執音轉卽支父也蓋單言則爲支爲贊爲執連其字則爲支父重言之則爲子州支父亦爲州支

父子州支皆一音之轉也杜子業等六人及直成橫革皆古今人表四八目等書所無王氏小學紺珠名臣類亦不載禹之七大夫及五丞

呂氏春秋尊師篇神農師悉諸漢書人表上中悉諸炎帝師而新序引呂作悉老子謂者諸字通此因者誤爲老耳又湯師小臣高誘注小臣謂伊尹新序引呂子同予謂以伊尹爲小臣已甚不辭而呂氏此處所舉十聖六賢之師皆人名何伊尹獨以小臣稱疑小當是卞字之誤卞臣卽卞隨耳臣有隨義音亦通轉湯師卞隨正與上文堯師子州支父舜師許由一例墨子尙賢下篇有湯有小臣語然其中篇曰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下篇又曰伊尹爲莘氏女師僕皆以伊尹與舜及傅說並言此處湯有小臣與禹有皋陶文王有太顛閔天南宮适散宜生並言則小臣亦是誤字未必指伊尹也楚辭天問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王逸注小臣謂伊尹此言伊尹本爲有莘之小臣耳高誘蓋因此而附會四庫子部提要多出歷城周書倉永年之手書倉專精丙部而紀河間之學亦長於諸子故精宓在史部集部之上卽以類書一門言之鉤貫淹通於極繁重之書皆指瑕尋閒得其條理誠自古目錄家所未有然亦有失之眉睫者如李翰蒙求集注於顏叔秉燭句云事出毛公詩傳案小雅卷伯嗃兮侈兮下毛傳

載顏叔子獨處於室使鄰婦執燭達旦事其文甚詳是注本不誤而提要乃云今詩傳實無此文藝文類聚引莊子梁君射白鴈事案此與新序雜事篇二所載大略相同太平御覽三百九十人事部引此亦作莊子因學紀聞卷十載莊子逸篇三十九條此事亦據類聚御覽諸書輯入是本不誤而提要乃據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云莊子無其語謂所摘中其失以是知攷據之難也

文子九守篇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脈宋本作血脈蓋字誤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

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淮南子精神訓作二月而胚三月而胎四月而肌餘悉同推無形字月而成說文胚婦孕始兆也胚婦孕一月也胎婦孕三月也案淮南胚字即胚字之誤說文胚骨差也謂

即婦孕一月也胚者肥也即所謂膏也漢書地理志上郡高奴有洧水肥可醃肥者膏也許於胎下曰三月胚在膀胱之間其文相次則胚下當作二月審矣許君嘗注淮南所用皆淮南說也至文子作二月而脈謂始有血絡如脈耳此亦一說也宋惠父洗冤錄云胎形一月如露珠二月如桃花三月分男女四月形像具五月骨節成六月毛髮生七月動右手是男於母左八月動左手是女於母右九月三轉身十月滿足其曰

二月如桃花者卽所謂二月血脈也三月分男女者謂陰陽胎形已分卽所謂三月而胎也四月形像具者謂肌肉形具卽所謂四月而肌也宋氏之言得之目諭充足與古書相證明孫淵如氏釋人於此頗不

明哲爲辨正之

大戴禮易本命云狗三月而生猿五月而生禽鹿六月而生戌七月而生馬十二月而生

荀子成相篇盧抱經氏引禮記治亂以相相乃樂器所謂春牘古者瞽必有相審此篇音節卽後世彈詞之祖篇首稱如瞽無相何佞佞其義已明漢藝文志成相雜辭十一篇大約託於瞽矇諷誦之詞亦古詩之流也按盧說甚塙爾雅和樂謂之節卽書之搏拊古用以爲歌舞之節故曰節以其相樂之成故曰相以其可拊而擊故曰拊鄭君注書及周禮俱曰拊形如小鼓蓋猶後世之鼓板古者瞽矇諷誦皆取法戒之語爲有韻之文以音節感人使其易入禮言瞽之無相佞佞何之後世皆解爲相師之人古說蓋不如是太師少師所屬者隸於公家其散在民間者亦如今之以諷誦覓食其以相者猶今之或以弦或以鼓非此則人不得知故曰佞佞何之若云相師之人師始有相瞽不能皆有相也此篇成相三章第一章首云請成相末云成相竭辭不蹶第二章首云請成相道聖王中云願陳辭末云治亂是非亦可讖託於成相以喻意第三章首云請成相言治方貶相自爲樂名成相蓋古有斯語猶鏡歌鼓曲之比劉子政叙錄